2026.11.16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陈海冰 检校｜招志云 原中倩
海南日报

琼州风物 陆敏

稻田咖啡

“哇！这风景，醉了，醉了。”

一群远道而来的游客，拉开车门的瞬间，惊叫着。

前不久，我们驱车前往定安县岭口镇的封浩洋，一路上，微风、稻浪、咖啡，以及一张张热情如火的笑脸，令我心情甚是舒畅。一条宽敞笔直的水泥大道，贯穿整片稻田，一间间简易而不失风雅的稻田咖啡屋，轻幔舒卷，古韵袅袅。落座之时，美人蕉在身边摇曳，七彩稻浪翻卷间，彩蝶纷飞，虫鸟和鸣……

这一切，归功于王代杰，稻田咖啡的主人。

王代杰的创业故事，从他由集装箱改装而成的会议室就能感知一二，玫瑰红的外表极具喜气，顶端“稻田咖啡”几个大字，在暮色中沾着几分洋气。室内货架上摆放着一袋袋大小各异的真空压缩包装大米、黑米，“海南好米”字样，在灯光下很耀眼。

民间传说中，海南好米与元文宗图帖睦尔有很深的渊源：公元1321年，17岁的图帖睦尔被贬谪至琼州，其间得到琼州路安抚司都元帅陈谦亨和定安南雷峒主王官的礼遇照顾。图帖睦尔与陈谦亨府中侍女青梅一见倾心，王官得知后，出资三百金为他聘下青梅，成就这段姻缘。居琼期间，因海南气候多雨湿热，加上饮食不适，图帖睦尔患上了湿疹。青梅每天用本地新鲜的大米添加山药，以沉香、花梨、老荔枝等木材燃火熬粥，帮助图帖睦尔调理肠胃，祛湿疗养。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图帖睦尔的病情果然好转。至1324年被召回京都，图帖睦尔身体康健，于1328年登上皇位，史称元文宗。

故事很传奇，但还须辨真伪。“这故事，我编写的。因为，我是王官第26代传人。”王代杰憨笑道。话一出，全场惊愕。图帖睦尔与定安娘子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岭口镇皇坡村，至今还长着两棵与王子有关的大树，一棵是元帝树，另一棵是爱情树。

在封浩洋，坐在稻田屋里喝咖啡，吹着裹满稻花香的风，看夕阳，听虫鸣，随处都是风景。

“2021年之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很普通的稻田，传统的耕作，靠天吃饭，农户的收入极其微薄。那些年，我在海口创业，开公司。可每一次回到家乡，听到村民们谈论水稻收成不理想时，我的心，很难受……”

这情景，让王代杰夜不能寐。他满脑子都在想怎样才能让家乡摆脱这种窘境，让父老乡亲们搞农业有收入，同时能让家乡变得更加美丽。

对故土的牵挂，促使王代杰放弃了在省城的创业机会，回到了生养他的封浩村。

“过去，大家只知道埋头种水稻，不知道如何去选择品种，种出来的大米，品质不好，卖不出好价格。时间久了，不少农户逐渐对种水稻失去了信心。地，也就慢慢地荒了。”他的语气，有些沉重。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决不能让它荒废了。他租下50亩土地，优选海南好米品种。这是王代杰为家乡打造的第一道风景。“接下来，还有三道风景，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吧。看到品牌的效益后，2023年我把基地扩大到了300亩的规模，建起了标准化的蔬菜大棚，形成‘优质大米+冬季特色瓜菜’的双线模式。投资近300万元引进智慧农业物联网管理平台，为基地装上智慧大脑。平时，一部手机就能掌握基地的情况，包括气候、水质、土壤等各项数据，确保农作物的稳产、提质及增产……”

这是王代杰的第二道风景：科技力量，智慧农业。

说到第三、第四道风景，王代杰概括得更加简明扼要，除了种好水稻，文旅也是当前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乡咖产业，已成为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封浩洋有稻田风光，打造一个别致的喝咖啡场地，时不我待。引种七彩观赏水稻，修建水泥大道，搭起木质咖啡屋，构筑起一个天堂一般的休闲空间，让游人尽享惬意。

“稻田咖啡”应运而生。用年轻人的方式，吸引年轻人。让年轻人成为文旅消费的引擎。年轻人爱玩，好的打卡景点往往是他们社交圈里的谈资，晒图，出片，稻花香里喝咖啡，已成为经典。

电光幻影 伍志洁

照见女性微光



《兰香如故》海报。资料图

古装剧《兰香如故》收官已久，余温却未散。在大女主逆袭、宅斗争锋的古装叙事里，这部剧以克制的镜头、东方留白的笔触，缓缓铺展一群人在逆境中“好好活着”的人生图景。剧中鲜活立体的女性群像最是动人：她们身份有别、境遇各异，却都在各自的人生里慢慢扎根，既带着古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暗合当代女性的精神共鸣，细品之下，余韵绵长。

女性成长始于自我价值的觉醒。在封建礼教与等级制度的双重压力下，无论底层还是贵族女性都难逃附属命运，“我不配”是刻在她们骨子里的枷锁，《兰香如故》中的女性成长，正始于打破这层枷锁。

丫鬟玉婵起初因身份与婚史原因不敢接受九皋的爱意，到后面主动站在九皋母亲面前，细数自身的才干品性，直言“人品才干，都般配！”一个底层女子，自己站出来为自己的婚事做主，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的好，这份勇气，既是对封建婚恋的挑战，也是一次自我价值的宣告。林府三姐妹的蜕变同样掷地有声：庶出的林绣茹挣脱“温顺隐忍”的标签，坦然承认向上的野心，为自己与女儿谋立身之本；林绣芃跳出“恋爱脑”，博览群书、学习经营，懂得要为自己而活；林绣莱鼓起勇气挣脱家暴婚姻，和离归府后主持起内宅庶务，用才干证明自身价值。

而女主兰香最标志性的成长，是赎回卖身契、脱奴籍为良民。这不只是身份跨越，更是人格独立的前提——在等级森严的时代，唯有握得住人身自由，才谈得上掌控命运。从“我不配”到“我值得”，她们的顿悟，是在生活的磋磨里慢慢生长而来，这份不卑不亢的韧劲，正是女性主体性觉醒最真实的模样。

经济独立是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核心根基。在不少古装剧的传统叙事里，女性要么是“耻于言利”的贤妻符号，要么是贪财攀附的负面形象，财富追求始终与正面的女性人格割裂。《兰香如故》打破刻板叙事，大大方方书写女性的生存需求：钱不是俗物，是安身立命的底气；爱财也不是缺点，靠正当劳动挣钱不丢人。不仅通过正面群像呈现了古代女性多元的谋生路径，更以正反人物的财富观对照，传递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女性生存逻辑。

兰香的财富观坦荡又务实，更难得的是她将谋生能力传递给身边人，形成觉醒的传导效应：甘棠凭纺织才干当上商铺掌柜，不必将人生完全寄予婚姻；吕蕤儿赎身后远赴泉州自主经商，挣得一方独立天地。反观反派赵星棠，同样知晓钱财是乱世依靠，却走了贪污挪用的歪路，终自食恶果。一正一反之间道尽朴素道理：女性追求经济安全本无可厚非，唯有取之有道，才能站得稳、走得远。

比个人成长更有分量的，是女性彼此托举的温度。过往古装剧常以宅斗、女性相互倾轧为看点，把女性困在狭窄的赛道里。《兰香如故》跳出了这套逻辑，勾勒出“以灯传灯”的女性群像。剧中有句台词说得好：“一灯微弱，只能照亮丈许之地。可我点一盏灯，你点一盏灯，萤火之光汇聚，也能照亮一条长街。”

兰香的清醒和坚韧感染着身边人，这份善意也带来了回馈：她被困青楼时吕蕤儿冒险相救，打理林府事务时甘棠、玉婵是得力臂膀，遇险时是芙蓉秀替她解围。没有主仆间的施舍依附，只有困境里的共情与扶持。剧中的结局也表明了，损人利己者路越走越窄，彼此托举者路越走越宽，女性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在窄巷里争个你死我活，而是各自扎根、相互照亮，把自己活得精彩，拓宽生存边界。

花开千万朵，各有风姿。女性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有人守着烟火过好安稳的日子，有人凭着一身本事闯荡天地，有人心里装着山河湖海行走万里……百花齐放、各美其美，才是女性成长最生动的模样。

《兰香如故》的好，在于它的“生长感”：没有突如其来的脱胎换骨，只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没有浮于表面的爽剧感，只有脚踏实地的成长。它既尊重了历史语境下女性觉醒的艰难与缓慢，也传递出女性共同体的现代理念，让古装里的故事，有了可触摸的真实。

深宅里的一缕兰香，飘出院墙，照见了每个女性心底的微光。好的作品便如一盏灯，让我们在他人的故事里，照见自身，也获得前行的力量。

如歌行板 吴文生

大同初遇雪



云冈石窟。资料图

车从悬空寺往云冈石窟方向飞快行驶，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车的挡风玻璃上飘来绵绵的细雨，紧接着，细雨中渐渐夹带着一些透明的晶体物，我知道这是人们常说的雨夹雪。霎时间，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油然而生。我坐在中后排，看窗外恒山余脉灰蒙蒙的影子往后退，心里还在回味方才悬空寺那几根插进崖壁的木梁。一个南方人，看惯了海浪和椰林，再看北方的山，总觉得它们硬邦邦的，连石头都带着一种不肯妥协的脾气。

我想摇下车窗，伸出手，去接一接窗外的雪，体验一下它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可是我忘了，大巴车的车窗是打不开的。不知是谁说了句：“变天了。”我没有太在意。十月的天，能变到哪里去呢？又过了十几分钟，雨渐渐收住了脚，那些冰晶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不再是偷偷摸摸地掺在雨里，而是正大光明地飘起来了。一片一片的，白得发亮，从灰白色的天幕上不慌不忙地往下落，像谁在高处拆开了一床旧棉絮，随手扬了下来。

“下雪了。”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我住的海南岛，被人叫作“没有冬天的岛屿”。一年到头，最冷的时候也不过是加一件薄外套的事。雪在那里是一个传说，是电视里的画面，是北方朋友发来的照片。我见过雪，但每一次见，都像是第一次。雪这种东西，你没办法跟它混熟。它每一次来，都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新鲜。

到了云冈石窟，雨夹雪已经彻底变成了鹅毛大雪。那雪下得可真大啊，大得有点不讲道理。一片一片的，不是飘，是扑，是涌，是整片天空都在往下倾倒什么白色的、柔软的、沉默的东西。石窟前的广场上，游客们纷纷缩起脖子，拉紧衣领，脚步变得急促起来。我却站在原地，仰着头，张着嘴，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雪花落在睫毛上，视线变得模模糊糊的，一眨眼，就有一小片凉意顺着眼角滑下来。

我问导游：“这是大同今年第一场雪吗？”

导游是个本地姑娘，裹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被冷风吹得红扑扑的。她笑了，说：“是呢。你们运气好，老天爷给你们一个惊喜。”

老天爷给的惊喜，我喜欢这个说法。这场雪不在任何一份气象预报里，不在任何人的计划中。它就这么来了，像一个不速之客，也不敲一声门，就大大方方地坐下了。所有的行程、所有的安排，在这一刻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导游还在讲着昙曜五窟的历史，讲着北魏的工匠怎样一凿一凿地把山崖凿成佛的模样，可我的耳朵已经不听使唤了。我端着相机，从屋檐下走到雪地里，从佛龛的侧面绕到正面，蹲下来，又站起来，把取景框横过来，又竖过去。镜头里的雪是另一种东西：它落在佛的肩头，落在菩萨的衣褶里，落在那些一千五百多年前凿出来的石纹中，安安静静地，好像它本来就应该在那里。

我拍累了，就站在一处避风的廊下，看雪。

看着看着，脑子里就有些句子自己冒了出来。陆游写过一场大雪，他说“朔风吹雪飞万里，三更蔌蔌鸣窗纸”，又说“初疑天女下散花，复恐麻姑行掷米”。古人看雪，看得那样热闹，那样多疑，把一场雪看成天女散花，看成仙人掷米，一边惊叹，一边还要引经据典。我此刻没有那样的学问，只觉得雪就是雪，下得铺天盖地，下得让人心里又满又空。

陆游还有一首诗写江南的雪，开头就说“大雪江南见未曾，今年方始是严凝”。我忽然觉得，这句诗简直是为我写的。一个南方人，跑到塞北来，撞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初雪，不就是“见未曾”么？陆游写雪，总带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头，在雪里想的还是功名，还是铁马冰河。我没有那样的抱负，我只想在雪里多站一会儿，把这满眼的白色装进记忆里，带回那个没有冬天的岛上去。